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二十五

湖西閻鎭珩輯

爵命考

宮室之等

小宗伯掌車旗宮室之禁　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　尙書大傳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以城爲宮也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以推此說小國大都之城三十二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焉爲近或者天子實十二里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

禮書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王城九里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祭仲曰都城不過百雉雉袤三丈百雉五百步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鄭伯爵也城千五百步則五里耳孟子稱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子男國也鄭康成謂爲城九里公七里異義駁云又謂王城十二里公城九里宮方九百步是自戾也詩曰築城伊淢蓋言城以捍患洫以利水而鄭氏以城方十里言之是不知考工所謂成有洫者非謂成包以洫也井田之制城中之宅廛家二畝半納稼之後上入執宮功則至冬皆入保城矣六鄉之民七萬五千

家士工商在焉九里之城固不能容則考工記所言乃王之中城也春秋書城中城說者以為內城內城之外又有郭則王城之郭其廣不特九里也康成謂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是連五堵而為三丈也凡雉所處各有分域而飛不過三丈古者立雉制取此毛氏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韓詩傳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皆不可考鄭氏曰長三丈高一丈然板廣二尺雉高一丈先儒之所同也

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疏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丈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家不臺門爾雅闍者謂之臺　管仲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

楣謂之梁上楹謂之棁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 正義曰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稜謂斲爲四稜以達兩端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明堂位云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故也 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 尙書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宮高也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 其楣天子

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礱之也密石砥之也稜棱也天子賁庸賁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直之牆諸侯疏杼疏猶衰也杼亦殺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大夫有石材柱下質也庶人有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出外爲飾也

大雅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朱子曰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論語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

禮書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於外諸侯設於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

子當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也國語曰越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爾雅曰屏謂之樹語曰季孫之憂在蕭牆則屏又謂之蕭牆鄭氏釋明堂位曰屏若今浮思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矣孔穎達曰漢時謂屏爲罘思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則罘思小樓故城隅闕上皆有之漢書五行志曰東闕罘思災罘思闕之屏晉天文志屏四星在端門外近右執法所以壅蔽帝庭也

公羊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

穀梁傳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更加使大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舊制南門者法門也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謂之法門

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据桓宮僖宮災不言及兩觀微也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何以書記災也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為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言新作之何据俱一門兩觀如故常脩大也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据西宮災復脩不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

禮書爾雅曰觀謂之門禮運曰出遊於觀之上周禮縣法於象魏莊周曰心遊魏闕之下左氏曰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又曰鄭伯享王於闕西壁蓋謂之觀以其可觀謂之闕以其闕中釋名觀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謂之魏以其巍巍謂之象魏以其縣象也臺門高於垣墉若臺然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爲周公故春秋傳作雉門兩觀譏其度耳子家駒以魯設兩觀爲僭誤矣先王之時門皆南嚮有北闕東闕非古也先儒謂屛爲罘思小樓城隅闕上皆有之先王觀闕之制宜亦如此

楚靈王爲章華之臺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之上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氛祲氛也大不

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爲之徵發舉國留之留治之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先王之爲臺榭也積土曰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軍實戎士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爲氛吉氣爲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上其所不奪穡地稼穡之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宮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謂經度之立其基趾也天子曰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疾也子來如子爲父也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皆以利民不

知其以釁之也知聞也　趙文子爲室室宮也　斲其椽而礱之椽榱也礱磨也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謁告也　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密密理石謂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　諸侯礱之無密石也　大夫斲之不礱也　士首之斲其首也　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謂之義　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　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

漢高帝詔列侯食邑皆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居在里中皆不稱第　文帝時賈誼上書曰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

之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
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牆門衛同
名其嚴一等
唐制凡太廟太社及諸宮殿門東宮及一品以下諸州門施
戟有差凡太廟太社及諸宮殿門各二十四戟東宮諸門施
十八戟正一品門十六戟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若上柱
國柱國帶職事二品已上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
護門十四戟上柱國柱國帶職事二品已上中都督府上州
上都護門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護軍帶職事三品若下都
督中下州門各一十戟文宗詔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三
品堂五間九架門三間五架五品堂五間七架門三間兩架

六品七品堂三間五架庶人四架而門皆一間兩架常參官施懸魚對鳳瓦獸通栿乳梁

宋制門戟木爲之而無刃門設架而列之謂之棨戟天子宮殿門左右各十二應天數也宗廟門亦如之國學文宣王廟武成王廟亦賜焉惟武成王廟左右各八臣下則諸州公門設焉私門則府第恩賜者許之太宗淳化二年詔諸道州府軍監奏乞鼓仍戟稍如令文合賜即下三司指揮仁宗天聖四年太常禮院言準批狀詳定知廣安軍范宗古奏本軍乞降稍檢會令文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都護門十四戟若中都督上都護門十二戟下都督諸州門各十戟並官給所有軍監門不載伏請不行神宗元豐之制凡門列戟者官

司則開封河南應天大名大都督府皆十四中都督皆十二下都督皆十品官恩賜者正一品十六二品已上十四中興仍舊制臣庶室屋制度宰相以下治事之所曰省曰臺曰部曰寺曰監曰院在外監司州郡曰衙在外稱衙而在內之公卿大夫士不稱者按唐制天子所居曰衙故臣下不得稱後在外藩鎮亦僭曰衙遂爲臣下通稱今帝居雖不曰衙而在內省部寺監之名則仍唐舊也然亦在內者爲尊者避在外者遠君無嫌與私居親王曰府餘官曰宅庶民曰家諸道府公門得施戟若私門則爵位穹顯經恩賜者許之在內官不設亦避君也凡公宇棟施瓦獸門設梐枑諸州正牙門及城門並施鴟尾不得施拒鵲六品以上宅舍許作烏頭門父祖舍宅有者子孫許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爲飾仍不得四鋪飛檐庶人舍屋許五架門

一間兩廈而已

明制親王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正門前後殿四門城樓飾以青綠點金廊房飾以青黛四城正門以丹漆金塗銅釘宮殿窠栱攢頂中畫蟠螭飾以金邊畫八吉祥花前後殿座用紅漆金蟠螭帳用紅銷金蟠螭座後壁則畫蟠螭彩雲後改爲龍立山川社稷宗廟於王城內所居殿前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太祖曰使諸王覩名思義以藩屏帝室九年定親王宮殿門廡及城門樓皆覆以青色琉璃瓦又命中書省臣惟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其他居室止飾丹碧諸王府制中曰承運殿十一間後爲圜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間承

週殿兩廡爲左右二殿自存心承運周迴兩廡至承運門爲屋百三十八間殿後爲前中後三宮各九間宮門兩廂等室九十九間王城之外周垣四門堂庫等室在其間凡爲宮殿室屋八百間有奇郡王府制天順四年定門樓廳廂廚庫米倉等共數十間而已公主府第廳堂九間十一架施花樣獸脊梁棟斗栱檐桷彩色繪飾惟不用金正門五間七架大門綠油銅環石礎牆瓦鐫鑿玲瓏花樣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許雕刻古帝后聖賢人物及日月龍鳳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凡官員任滿致仕與見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歿子孫許居父祖房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員營造房屋不許歇山轉角重檐重栱及繪藻井惟樓居重檐不禁公侯前廳七間兩厦九

架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門三間五架用金漆及獸面錫環家廟三間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樣瓦獸梁棟斗栱檐桷綵繪飾門窗枋柱金漆飾廊廡庖庫從屋不得過五間七架一品二品廳堂五間九架屋脊用瓦獸梁棟斗栱檐桷青碧繪飾門三間五架綠油獸面錫環三品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用瓦獸梁棟檐桷青碧繪飾門三間三架黑油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三間七架梁棟飾以土黃門一間三架黑門鐵環品官房舍門窗戶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後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許那移軍民居止更不許於宅前後左右多占地構亭館開池塘以資游眺三十五年制一品三品廳堂各七間六品至九品廳堂梁棟祇用粉青

飾之庶民廬舍定制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栱飾采色不許造九五間數房屋雖至一二十所隨其物力但不許過三間正統十二年令稍變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間少者不在禁限

圭璋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等猶齊等也王執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圭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瑑飾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爲身聲之誤也信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

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於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於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眾來曰頫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有圻鄂瑑起

小行人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

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執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龍當爲尨尨謂雜也元謂瓚讀爲饡餍之饡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

三玉二石繼子男執皮帛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贄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此說玉及皮帛者遂言見天子之所贄

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繅以韋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愼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問諸侯朱綠繅八寸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皆元纁繫長尺絇組采成文曰絇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爲地今以絇作約

禮器諸侯以圭爲瑞家不藏圭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

禮書雜記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覲禮侯氏奠圭於繅上聘禮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

左氏曰藻率鞞鞛昭其數也鄭氏謂繅所藉玉以韋衣木而畫之廣袤如其玉之大小一匝為一就蓋玉之就以繅而繅之長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王五采五就色不過五公侯伯三采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禮窮則同也繅或作藻冕繅織絲為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亡據也繅可垂而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亡據也子男執璧則博剡者公侯伯之圭而已子男之繅二采再就則三采六等者公侯伯之繅而已鄭氏釋雜記曰作此贊者失之矣其說是也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元纁繫長尺絢組璧繅蓋亦然春秋傳楚康王再拜皆厭璧紐是也先

縓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考之於禮玉有以繅爲之藉有以束帛爲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已聘禮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裼襲所以不同孔穎達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首邪銳其廣狹如圭首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僞猶今之合符也天子以一瑁冒諸侯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首廣狹等也瑁圭四寸所以冒四方邪刻之所以驗蓺瑞諸侯朝天子執瑞圭搢象笏及輯瑞圭而以瑁驗焉蓋各執其所搢者禮曰見於天子無說笏是也孔穎達曰冒圭王與諸侯朝覲所執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王與諸侯盟會所執然小球者蒲璧

穀璧之類大球者桓圭躬圭之類而天子授之則非二尺與三尺之圭矣

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琰出者也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亦納徵加於束帛也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也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瑑文飾也頫覜也聘問也眾來曰頫特來曰聘聘禮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獻於所朝）

聘君之大人也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玄謂案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玉案十二以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烝栗擇兼執之以進

荀子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以珪謂使人聘他國以圭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衛侯使工尹襄問子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曰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徵守鄭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賊玦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

白虎通

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王度記曰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輕溼不重薄不澆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

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五玉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皆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位在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圜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方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

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爲言聚也象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城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其大者也

禮書覲禮侯氏覲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

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公瑞桓圭九寸諸侯享王亦璧琮九寸諸侯卽公則璧琮各如其瑞可知公侯伯之瑞以圭而享以璧琮下其瑞也子男之瑞以璧而享諸侯亦璧非下其瑞也則享用琥璜可知賈公彥曰子男之臣自享諸侯不得過君蓋用琥璜公享夫人瑑琮八寸使卿大夫頫聘亦瑑圭璋璧琮八寸降其瑞一等則諸侯相享及卿大夫頫聘可知賈公彥曰直言頫聘亦如之則聘享皆降一等同玉人言諸侯以享而不言公言瑑圭璋璧琮而不及公鄭氏知其爲公何也幷師諸侯之繅斿九就公之繅斿也聘禮所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公之圭繅也聘禮曰凡四器者惟以所寶以聘可也

則圭璋璧琮之類惟其所實而已楚薳啟疆曰朝聘有圭享頫有璋蓋朝聘之禮重於殷頫故圭璋所用如此然諸侯之臣聘后夫人以璋二王之後享王以圭則啟疆之言亦有其大率者也　馬端臨曰三代以前上之所以示信於下者惟圭璧與符節而已封建則有圭璧諸侯朝於天子則執其所受之圭以合焉所謂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圭男執蒲圭是也徵召則有符節掌節所謂掌守邦節而辨其用典瑞所謂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是也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爲之古者人朴俗淳故雖有圭璧符節而其用甚簡必大朝會大徵發則以之示信後世巧

詐日滋而防制益密故璽書印章之用甚煩而猶懼其不足以防姦莊周所謂焚符破璽而民朴鄙蓋有激也然則圭璧蒞符節璽印之類世徒見繪禮圖者繪天子諸侯被冕服執圭璧遂以鎮圭桓圭以下爲服飾之具又見尙書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之說遂以圭璧爲贄見之物然皆非也舜典輯五瑞之下繼之以班瑞修五禮五玉之下繼以如五器卒乃復蓋索之以別其僞而復還之耳

贄

虞書言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孔注五器卽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

一死士執雉五器卒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康王之誥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蓋諸侯之朝天子有圭璧以為信有馬幣以為贄並陳於庭圭璧則合而還之馬幣則受之至於諸侯世子以下則無圭璧直以三帛二生一死效贄而已

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

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

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所以為用告神為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說者以匹為鶩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非為禮也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飾羔雁者以繢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婦人無外事見以脩物也椇榛木名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

魯夏父展曰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

齊伐魯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公會晉師於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

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雁晉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

白虎通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章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

中心好之欲飮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婦人之贄以棗栗服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閒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服脩者凡肉脩陰也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

禮書孟子曰出疆必載質又曰庶人不傳質爲臣則不敢見諸侯荀卿稱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爲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故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用不一焉儀禮士於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於士無還贄終辭贄

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賓還之大夫於常爲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貴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壻於舅則奠摯士常臣於大夫亦奠贄左傳言委質爲臣童子於所奠則委贄此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受之納其德也膳之用其德也然所受特禽鳥而已聘禮賓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賓亦不以贄及賓卽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賓旣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周禮言三帛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言三帛孔安國以爲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其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贄見於方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贄矣鄭氏以爲高陽

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然二氏之與諸侯贄以五玉而已謂用繒誤矣大宗伯射人孤執皮帛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行人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玉人曰繅子男執皮帛古者制幣長丈有八尺束十端其色或素或玄纁故婚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亦玄纁束帛享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可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繢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孤其贄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禮納徵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

罽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贄禮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天子宗廟灌以圭瓚巡狩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贄鬯之器蓋圭璋也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圭璧以朝君皆贄瑞也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如面左頭如麛執之先儒謂飾繢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珪漢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

珪陳寔父子同時旌命羔雁成羣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執璧則先王贄禮沿歷漢魏大略尚存然周禮三公在朝服鷩冕執信圭及王服鷩冕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爲常禮誤矣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雉不飾以布士卑也不維以索用死也臣之於君奠贄而不授自敵以下授贄而不奠壻之見舅用臣見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敢授贄雉也蓋親迎稱賓則贄以雁三月稱壻故贄以雉周禮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爲鶩鶩爲物有馴擾而無散遷謂之匹可也內則曰舒鳧翠爾雅曰舒鳧鶩李巡曰鶩鴨也野曰鳧家曰鶩則庶人執鶩非鳧士相見禮庶人

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則庶人見君無贄矣竊之爲贄特施於下其君者工商亦然童子之禮衣不裳履不約服不緦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從之而不竝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於君遂以贄見於卿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用贄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卑其年

笏

荀卿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敎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一物仲長子曰笏以讚君敎令紀善刺過今之持板以象焉胡氏曰古者君臣

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贄而已笏則搢之用以記事不執之以爲儀也宇文周乃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故也）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是以謂笏爲荼）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上圜）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

飾本以象

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為失忘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言凡吉事無所說笏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搢笏輒盥為必執事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也

禮書天子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於天子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制節以君之故荼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爲臣於天子爲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之制疑亦前屈後直歟天子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所搢者笏諸侯朝大夫聘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必搢荼大

夫執聘圭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荀子諸侯御荼鄭氏曰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畏在前也考工記弓人曰斲目必荼（鄭司農曰荼徐也） 書大傳曰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史日月朓則王侯其荼荼古者荼舒通用荼之度二尺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庾氏曰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考之書大傳曰東海魚須目鄭氏曰魚須今以爲簪司馬相如賦曰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爲旃柄則大夫以之飾笏宜矣（陸德明讀須爲班） 蓋竹取其堅貞有節也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儀禮士竹笏玉藻曰士竹本象可也蓋竹本堅貞而有節士以節義爲尚故

用焉象諸侯以爲笏者士卑而伸故飾笏用焉先儒謂士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天子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　馬端臨曰圭鎭寶也笏服飾也圭則執之以爲信笏則執之以爲飾晦庵言笏只是君前記事指畫之具不當執之於手然古者天子亦有笏豈亦藉此以記事指畫乎葢朝章之服飾也但天子之笏以玉爲之其制以圭而天子與公侯伯之圭上銳下方其形類笏故後人或誤以圭爲笏然笏者非執則搢不可須臾去身者也若圭則天子以禮神諸侯以朝見天子不過於當事之時暫捧之而卽奠之不常執也嘗見繪禮圖者繪上公袞冕執桓圭在手如秉笏之狀是矣至卿大

夫無圭璧則端冕盛服而執所謂羔雁者在手殊爲可笑葢誤以圭爲笏誤以鎭信之具爲服飾之具故也

輿服雜事曰應仲遠云昔荊軻逐秦王其後謁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官皆執刀劍漢高偃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

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晉志云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也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卽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囊之名曰笏五代志云中世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以紫囊裹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荷紫者以紫生爲裌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周遷云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爲朝服蕭

騎子云名契囊案趙充國傳云張子孺持囊簪筆從備顧問有所記也

西魏以來所制玉笏皆長尺有二寸方而不折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已下兼用竹木

北齊百官朝服公服皆執手板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七品已上文官朝服皆簪白筆正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職並不簪

唐制五品已上用象上圓下方六品已下用竹木上挫下方開元八年敕諸笏三品已上前詘後直五品已上前詘後挫並用象九品以上任用竹木上挫下方聽依品爵服笏假板

官者亦依此例張九齡體弱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爲笏囊自九齡始會昌以來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逐門傳送至殿前朝罷則置於架上百僚則各有笏囊吏持之

宋制文散五品以上用象九品以上用木武臣內職並用象千牛衣緑亦用象庭賜緋緑者皆給之哲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搢大圭其制圓首前詘於禮未合今欲倣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長尺二寸其厚以鎮圭爲約從之大觀中詳定儀注所言王者及羣臣助祭本無執王帛羔雁之義故雖冕服但當執笏玉藻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脫笏非古也說者以爲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非是請羣臣冕助祭執笏當事則搢其

陪官亦合冕服執笏從之

朱子語錄曰今官員執笏最無義理笏者只在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便用笏指之此笏常只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夫子執圭時便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元三獻官祭服象笏五助奠官象笏三十銀杏木笏一百七十社稷祭服象笏一十三枝木笏一百一十枝曲阜祭服象牙笏七木笏三十有八

明制一品至五品笏俱象牙六品至九品笏俱槐木

六典通考卷二十六

湖西閻鎭珩輯

爵命考

符節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本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角用犀角其制未詳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反節

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從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為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圍土內之

小行人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頫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

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從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

禮書掌節所掌謂之邦節則使邦國者所執也鄭氏謂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誤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也掌節無使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小行人無璽節以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以適齊杜預日珪守邑之信符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考工記牙璋穀珪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

寸則先王之節其長亦不過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杖節則非以寸計也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藏葢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瑞節琰圭也）行人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路有難而不時必達比長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鄉大夫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大司徒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布憲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

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惟有節者達之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達之以節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周語先王爲贄幣瑞節以鎭之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漢制門關用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文帝十二年除之景帝四年又復之除之於無虞之時復之於有警之後然先王之於天下先事而事先患而慮不爲無虞而輕廢不爲有警而後設　禹貢揚州貢篠蕩大射禮蕩在建鼓之間則蕩竹也詩曰二矛重英又曰朱英綠縢則英飾也節之函以竹爲之而有飾焉先儒以爲畫函其

說是也凡使邦國者所執之節皆金以英蕩輔之則英蕩之輔王命特虎人龍節而已非輔其他也周禮職金揭而璽之左氏曰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鄭杜皆曰璽印也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從玄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黃金橐它紐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唐符寶郎武后改符璽郎為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釋名曰印信也說文曰執政所持信也孫堅得傳國璽方圜四寸上有紐文盤五龍則漢天子之璽方不過四寸諸侯王以下其小可知

歷代符印冊寶

拾遺記曰禹治水黃龍曳尾於前元龜負靑泥於後龜頷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使靑泥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後世印章皆肇此也衞宏曰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應劭漢官儀曰印者因也龜者陰也抱甲負文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所以虎鈕者虎者獸之長取其威猛以懾服羣下也

漢制天子璽符節符謂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銅虎符第一至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

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畱京師左以與之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初漢節純赤以戾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霍光奏昌邑王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從官持節從諸侯王金璽盭綬盭音戾綠也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槖佗紐文曰璽相國丞相金印紫綬高帝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丞相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御史大夫銀印青綬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尙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綏和元年長相皆黑綬

建平二年復黃綬孔氏雜說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後漢張渙云吾前後十腰銀艾銀即銀印艾印綬十云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綬是也 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數用五謂印文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宣帝時始賜匈奴單于印璽與天子同王莽旣篡位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多齎金帛遺單于因易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駿旣至授單于印綬令上故印綬單于再拜受詔

後漢尚符璽郎中掌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令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史爲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初

光武卽位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

吾河南尹諸郡太守國傅相秩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漢官儀曰馬防爲車騎將軍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和帝以竇憲爲車騎將軍始加金紫次司空中外官秩千石以下六百石至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曹長丞尉秩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銅印黃綬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銅印黃綬通典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綬赤絲蕤縢綬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青赤白黃四色是當凡六十六字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伏字大外鄉城皋令印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建武二十六年賜南

匈奴黃金璽盭緺綬先是禁網尙闊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閒者發兵但以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尙興賊虜未殄調兵郡國宜立虎符以絕姦端書奏從之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董卓議廢立袁紹揚節於上東門而去卓以紹秉節乃改第一葆爲赤旄也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傳信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景帝四年復置諸關出入用傳時以七國新反備非常終軍從濟南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漢書謂之關符郭丹

買符入函谷關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符卽繻也舊制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非眞符也靈帝時竇武欲誅宦官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殿取棨信閉諸禁門注云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中宮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

魏武設官令曰魏諸官印各以官爲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咸熙元年鎭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得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相國府吳孫權以無工刻玉璽用金爲璽孫皓造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麟鳳龜龍璽駝馬鴨頭雜印

晉制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

綬者不得側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佩在腰間或謂之綬囊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章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銀印青綬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東晉末孔琳之爲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銅銀炭之費不可勝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官多印少又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宋皇太子金璽龜紐朱綬諸王金璽龜紐纁朱綬郡公金章玄朱綬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並金章紫綬諸郡侯金章青朱綬驃騎車騎以下諸將軍並金章紫綬諸王嗣子金印紫綬郡公侯嗣子銀印青綬尚書令僕射中書令僕射中書令監祕書監銅印黑綬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左右衛以下諸將軍監軍銀章青綬諸校尉中郎將銀印青綬縣鄉亭侯金印紫綬鷹揚伏波諸將軍銀章青綬諸都尉校尉中尉銀印青綬州郡史銀印墨綬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諸軍司馬銀章青綬匈奴護羌諸校尉銅印青綬尚書左右丞祕書丞銅印黃綬又有假青綬假墨綬武賁督以上及司馬長史者皆假青綬別部司馬軍假司馬銅印圖像都匠行

水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若非以工巧技能特加此官者不假綬羽林郎羽林長郎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别部司馬以下假墨綬武賁在陛列及備鹵簿服錦文衣假銅印墨綬旌頭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緗科單衣擧輦跡禽前驅填街彊弩司馬守陵武賁佩武猛都尉印青綬别部司馬以下假墨綬守陵武賁殿中武賁及守陵者持鈒及冗從武賁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

齊皇太子諸王金璽皆龜紐公侯五等金章郡太守內史四品五品將軍皆銀章尚書令僕射至諸州刺史皆銅印

梁皇太子諸王開國五等國封印璽並略如齊制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龜鈕紫綬獸頭鞶（關內關中及名號侯則珪鈕）關外侯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凡公及位從公（言以將軍及左右光祿開府儀同者各隨本位號其文日某位號儀同之章）尚書令僕射尚書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墨綬左右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同其位但加金紫者

謂之金紫光祿但加銀青者謂之銀青光祿太僕以下諸卿丹陽尹銀章龜鈕青綬諸將軍金章紫綬王瑩拜將軍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鎮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中郎將則青綬尚書左右丞祕書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鞶治書侍御史銅印環鈕墨綬何思澄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印綬在前故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龜鈕青綬諸縣署令秩千石者州郡大中正郡中正銅印環鈕墨綬公府令史亦同諸縣尉銅印環鈕黃綬諸開國郎中令大司農公傅中尉銅印環鈕青綬皆獸頭鞶諸開國三將軍銅印環鈕青綬開國掌書中尉司馬陵廟食官廄牧長典醫典府丞銅印常侍侍郎嗣子庶子謁者中大夫舍人不假印典書典祠學官令典膳丞長銅印

限外者不假印太子衛率更家令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鞶太子常從武賁督銅印環鈕墨綬獸爪鞶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殿中內外局監太子內外監殿中守舍人銅印環鈕諸縣署太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令丞僕銅印環鈕黃綬諸縣尉銅印環鈕單衣黃綬獸爪鞶諸將軍領兵滿五十人給銀章不滿五十人除板而已不給

陳諸王三公五等侯印並加梁天監故事尚書令僕射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尚書無印綬及鞶諸將軍除並假給章印綬板則止建威牙門以下諸將軍並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其在官以功次轉進應署威以下諸號不限板除悉

給印綬

後魏之初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高祖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次給馬印

北齊皇太子璽黃金爲之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宮中大事用璽小事用門下典書坊印諸侯印綬二品以上並金章紫綬三品銀章靑綬（三品以上凡是五省官及中侍中省官皆爲印不爲章）四品得印者銀印靑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四品以下凡開國子男及五等散品名號侯皆爲銀章不爲印）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金銀章印及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四方諸蕃國王之章上蕃用金下蕃用銀並方寸龜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唯當曹爲官長者給印餘非長官雖位尊

不給

後周三公諸侯印皆方寸二分高八分龜鈕七命以上銀四命以上銅皆龜鈕三命以上銅印銅鼻其方皆寸其高六分文曰某公官之印其組綬諸公九色自黃以下諸侯八色自白以下諸伯七色自玄以下諸子六色自纁以下諸男五色自紅以下三公如諸公三孤如諸侯六卿如諸伯上大夫如諸子中大夫自紫以下士自緅以下其璽印綬亦如之

隋皇后有金璽盤螭鈕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並黃琮各以笥貯進於座隅貴妃以下並給印三妃九嬪金章龜鈕世婦銀印珪鈕文各從其職皇太子妃金璽龜鈕文如其職煬帝幸遼東命鄭玄爲京師留守樊子蓋爲東都留守俱賜

玉麟符以代銅獸

唐設主符主節（掌守幡節分番上下謂之番官）掌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兩京留守若諸州諸軍折衝府諸處提兵鎮守之所及宮總監皆給銅魚符）二曰傳符以給郵驛通制命（兩京留守及諸州若行軍所並給傳符諸應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之其長官若被告謀反大逆其魚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三曰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徵召（親王及二品已上散官京官文武職事五品已上都督刺史大都督府長史司馬諸京都護副都護並給隨身魚符）四曰木契以重鎮守慎出納（車駕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為木契若王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並行軍所及領兵五百人者以上馬五百匹以上征討亦各給木契其在外及行用法式並准魚符）五曰旌節（周禮掌儀職曰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王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節蘇武在匈奴執漢節毛落並其事也）以委良能假賞罰魚符之制王畿之

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行用之日從第一爲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大事兼勅書替代留守軍將及軍發後更添兵馬新授都督刺史及改替追喚別使若禁推請假勅許及別勅解任者皆須得勅書小事但降符函封追遣使合而行之應用魚符行下者尚書省錄勅牒門下省奏請仍預遣官典就門下對封封內連寫勅符與左魚同函封上用門下省印其追左符函盛封印亦准此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留守並進內若車駕巡幸留右符付留守人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隨身魚符皆題云某位姓名其官只有一員者不須著姓名即官名其曹司同者雖一員亦著姓名隨身者仍著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者不佩魚若在家非時及出使別勅負檢校並領兵在外不別給符契若

(須遞改處分者勘符同然後承用)佩以爲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若傳佩魚皆須遞相符十日之內申報禮部)木契之制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鎭守則左右各十太極殿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監門晝夜勘合然後鳴鼓玄武門苑內諸門有喚人木契左以進內右以授監門有勑召者用之魚契所降皆有勑書尙書省符與左同乃用(唐有銀牌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之其制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勅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爲竅貫以韋帶其後罷之)大將出賜旌以顯賞節以顯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纏緋旛紫縑爲袋油囊爲表節懸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隔垂赤麻餘與旌同司寶掌琮寶符契圖籍凡神寶受命寶銅魚符及契四方傳符皆識其行用之別

安置具立文簿外司並三人執仗奏聞同檢出付仍錄案記符還朱書記之凡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璽皆金爲之藏而不用太皇太后皇太后封令書以宮官印皇后以內侍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內坊印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留守給留守印諸司從行者給行從印建中三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長慶三年鑄御史臺行從印二出使印二李說請爲監軍使王定遠別鑄印上許之監軍有印自定遠始元和十三年賜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諸司皆用銅印貞元十年詔賜南詔蠻異牟尋鑄印一用黃金銀爲窠其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宋初樞密院給劵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

謀亂伏誅詔罷券乘驛者復制銀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八分書上級二飛鳳下級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康定元年學士李淑請造銅兵符給諸路總管主將發兵三百人或全指揮以上卽用別傳信朱漆木牌給應軍中往來之處傳達關報及發兵三百人以下卽用又檢到符彥卿軍律有字驗乞令移牒傳信牌上兩處參驗使用一銅兵符漢制銅鑄上刻虎形今閱皇城司見有木魚契乞令省司用木契形狀精巧鑄造陝西五路每路依漢制各給一至二十計二十面更換給用仍以公牒爲照驗二傳信木牌舊制用堅木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傳信牌腳置池槽牙縫相合又盤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所傳達事用印以皮繫往來軍

吏之項臨陣傳言並以[illegible]爲其上加已曉會施行訖復書牌上遣迴熙寧五年詔鑄造諸銅符三十四副令三司給左契付諸門右契付大內鑰匙庫諸門輪差人依時轉銅契入赴庫勘同其鐵牌請人自執在外仗止宿本庫依漏刻發鑰匙付外仗驗請人鐵牌給付候開門訖執鐵牌納鑰匙請出銅契至晚請納其開門朝牌六面隨銅契發放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南郊車駕出入宣德門太廟欞星門朱雀門南薰門皆勘箭熙寧中王珪議罷而勘契之式尚存春秋之義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請車駕出入罷勘契從之建炎三年改鑄虎符樞密院主之以銅爲之長六寸闊三寸刻篆而中分之左契給諸路右契藏之門符制以緗裹紙版謂之號皇城司掌之敕入禁衛號黃綾八角三千道入殿門黃絹以方一千道入宮門黃絹以圓八千

道入皇城門黃絹以長三千道後更宮門號以緋紅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圓又有檄牌金字牌日行四百里郵置之最速遞也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青字牌黃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軍期急速則用之紅字牌趙汝愚作黑漆紅字牌奏委諸路提舉官催督歲校遲速以議賞罰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諸王及中書門下印方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尚書省印不塗金餘皆塗金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塗金餘印並方一寸八分惟觀察使塗金節度州有三印節度印隨本使使缺則納有司觀察印州長吏用之州印晝付錄事暮納於長吏節度使在本鎮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書狀用節度印田賦則觀察判官支使推官書狀用觀察印符刺屬縣則本使判書用州印命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言軍則專制其兵旅言管內則總察其風俗言刺使則涖其州事諸王節度觀察使州府軍監縣印皆有銅牌長七寸五分諸王廣一寸九分餘廣一寸八分諸王節度觀察使牌塗以

金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其奉使出入皆給奉使印景
德初別鑄兩京奉使印文有朱記給京城及外職司及諸軍
將校等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凡內外官請於朝則鑄給焉用木者易以銅乾
德三年太祖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舊印五代
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
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漢書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
思言隨僖宗入蜀子孫遂爲蜀人於是臺省寺監及開封府
興元尹印悉令溫柔改鑄焉咸平三年賜山前後百蠻王諾
驅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後都鬼王之印爲文景德四年鑄交
阯郡王印製安南旌節付廣南轉運司賜之熙寧五年詔內
外官及谿洞官合賜牌印竝令少府監鑄造送禮部給付元

豐三年廣西南丹州莫世忍貢銀香獅子馬遂賜以印以西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明天國主印爲文並爲丹州刺史印賜之詔毀其舊印舊制貢院專掌貢舉印曰禮部貢舉之印至是別鑄中興仍舊制惟三省樞密院用銀印六部以下用銅印諸路監司州縣如之寺監惟長貳給焉屬則從其長若倉庫關涉財用司或給之監司州縣長官曰印僚屬曰記無記者令本道給以木朱記文大方寸或銜命出境以奉使印給之復命則納於有司後以朝門出州縣者亦如之新進士置團司亦假奉使印結局還之南渡後有司印記多亡失尚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乾道二年禮部請郡縣假借印記者毀而更鑄紹興元年禮部侍郎李巘言

文書有印以示信防姦給毀恐經省部然州縣相沿或以縣佐用東南將印掾曹用司寇舊章名既不正弊亦難防請令有司製州縣官合用印記舊印毀之紹興十四年鑄成都府錢引以銅朱記給之行在都茶場會子庫每界給印二十五國用印三鈕各以三省戶房國用司會子印爲文檢察印五鈕各以提領會子庫檢察印爲文庫印五鈕各以會子庫印一造會子印爲文合同印十二鈕內一貫文二鈕各以會子庫一貫文合同印爲文

蕃國茲順給銅印南安國王李天祚乞印文曰南安國王之印西蕃隴右郡王趙懷恩乞印文曰隴右郡王之印宜州界外諸蠻印文曰宜州管下羈縻某州之印凡六十顆

遼制金魚符七枚長六寸各有字號每魚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授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合同然後發兵事訖歸於內府銀牌二百面長尺刻國字文曰宜速又曰勅走馬

牌有重事皇帝以牌親授使者手劄給驛馬若干驛馬關取它馬代晝夜馳七百里次五百里所至無敢違者使同皇帝親受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木契面爲陽背爲陰閤門喚仗用之木箭內箭爲雄外箭爲雌皇帝行幸用之皇后印文曰皇后敎印皇太后皇太子寶制均未詳吏部兵部之印並銀鑄見復遼考契丹樞密院諸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諸行宮都部署印銀鑄文不過六字以上銀朱爲色南北王以下內外百司印並銅鑄黃丹爲色諸稅務赤石爲色杓窊印杓窊鷙鳥之總名以爲印紐取疾速之義行軍詔賜將帥用之道宗賜耶律仁先鷹紐印即此

金收國二年始製金牌後又有銀牌木牌金牌授萬戶銀牌授猛安木牌則謀克蒲輦所佩大定二十九年製綠油紅字

及朱漆金字並左右司掌之有合遞文字則牌送各部付馬
鋪轉遞日行二百五十里如臺部別奉聖旨文字亦給之虎
符之制五左一右左者留禦前其右付隨路統軍司長官若
發兵三百人以上及徵兵召易本司長官從尚書省奏請左
第一符近侍囊封付主奏者尚書備錄聖旨與符封用尚書
省印記之皆專使帶牌馳送主符者視其封以右符勘合然
後奉行主者復用囊封貯左符上用職印具發兵狀以本司
印封還付使者送尚書省若復有事左符以次出貞祐三年
更定樞密院用鹿符宣撫司用魚符統軍司用虎符若發銀
牌若省付部及點檢司者左右司用鏹封印驗封交受若發
於他處並封題押以鏹貯之天會六年始詔給諸司印前所

帶印記悉上送官正隆初內外官印不一有用遼宋舊印及契丹字者乃定制命禮部吏鑄焉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金印方二寸重八十兩駝紐一字王印方寸七分半金鍍銀重四十兩鍍金二字諸郡王印方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字國公無印一品印方寸六分半金鍍銀重三十五兩鍍金三字二品印方寸六分金鍍銅重二十六兩東宮三師宰執與郡王同三品印方寸五分半銅重二十四兩四品印寸五分五品印寸四分銅重各二十兩六品印三寸七品印寸二分銅重各十六兩八品印寸一分半九品印寸一分銅重各十四兩朱記方一寸銅重十四兩大定二十四年鑄行尚書省御史臺並左右三部印泰和元年安國軍節度

使高宥鄰言本州掌印三曰安國軍節度使之印曰邢州觀察使印吏戶禮案用之曰邢州之印兵刑工案用之名實不正乞改鑄宰臣奏謂節度使專行之事用節度使印觀察使亦如之其六曹提點所軍兵民訟則用本州印著爲定制八年勅殿前都點檢司依總管府例鑄印以金木火土五水爲號本司差人則給之

元制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爲伏虎形首爲明珠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一品三臺金印二品三品兩臺銀印其餘印皆用銅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師所製蒙古字書輟耕錄今蒙古色目人之爲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然按周廣順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又押字用印之始也

明制宣召親王必遣官齎金符親王之藩及鎮守巡撫諸官奏請符驗俱從兵部奏行尚寶司領之凡軍情重務奉旨差遣給驛者兵部給勘合郎赴內府關領符驗給驛而去事竣則繳嘉靖三十七年制南京鳳陽守備內外官並各處鎮守總兵巡撫及各守一方不受鎮守節制內外守備並領符驗奏事凡監槍整飭兵備並一城一堡守備官不許關領符驗其制上織船馬之狀起馬者用馬字號起船者水字起雙馬者達字起單馬者通字起站船者信字洪武四年始製寶金牌凡軍機文書自都督府中書省長官而外不許擅奏有詔調軍中書省同都督府覆奏乃各出所藏金牌入請用寶又造軍中調發符牌用鐵長五寸闊半之上鈒二飛龍下鈒二麒麟首爲圜竅貫以紅絲條嘗遣官齎金牌信符詣西番以茶易馬其牌四十一篆文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永樂

二年製信符金字紅牌給雲南諸蠻武臣懸帶金牌則洪武四年所造闊二寸長尺上鈒雙龍下鈒二伏虎牌首尾圓竅貫以紅絲條指揮佩金牌雙雲龍雙虎符千戶佩鍍金銀牌獨雲龍獨虎符百戶素雲銀牌符太祖親爲文鈒之曰上天祐民朕乃率撫威加華夏實憑虎臣賜爾金符永傳後嗣勳衛扈從公侯駙馬五府都督日直錦衣衛當直及都督率諸衛千百戶夜巡內皇城金吾諸衛各輪官隨朝巡綽俱給金牌有龍虎麒麟獅雲以官爲差其扈從金字銀牌以銅爲之塗以金高尺闊三寸分字號五仁字鈒獨龍蟠雲花公侯伯都督佩之義字鈒伏虎盤雲花指揮佩之禮字鈒獬豸蟠雲花千戶衛鎮撫佩之智字鈒獅子盤雲花百戶所鎮撫佩之信字鈒盤雲花將軍佩之牌下鑄守衛二

篆字背鑄二十四字首竅貫青絲鎮撫及將軍隨駕直宿衛者佩之下直則納之凡夜巡官於尚寶司領令牌禁城各門金吾等衛指揮千戶分領申字號牌午門一至四長安左右門東華門五至八西華門九至十二玄武門十三至十六五城兵馬指揮亦領令牌東西南北中城分領木金火水土五字號留守五衛巡城官並金吾等衛守衛官俱領銅符留守衛指揮所領承字及東西北字號牌俱左半字陽文左比金吾等衛端門承天門東西北安門指揮千戶所領承字及東西北字號俱右半字陰文右比銅符字號比對相同方許巡行內官內使之出亦比對銅符而後行皇城九門守衛軍與圍子手各領勇字銅牌錦衣校尉上直及光祿寺吏典廚役

遇大祀俱佩雙魚銅牌凡郊廟諸祭分領牙牌圓花牌陪祀官領之長花牌供祀官領之長素牌執事人領之謂之祀牌凡駕詣陵寢扈從官俱領小牙牌凡文武朝參官錦衣衛當駕官亦領牙牌以防姦僞其制以象牙爲之刻官職於上不佩則門者卻之私相借者論如律公侯伯以勳字駙馬都尉以親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樂字入內官以官字正德十六年禮科邢寰言牙牌惟常朝職官得懸比來權姦倖柄傳旨升官者輒佩牙牌宜淸覈以重名器乃命文職不朝參者毋得濫給牙牌武官進御侍班佩刀執金鑪者給與洪武十五年製使節黃色三簷寶蓋長二尺黃紗袋籠之又製丹漆架一以節置其上使者受命則載以行歸則持

之復命禮部奏漢光武時以竹爲節柄長八尺其毛三重而黃公紹韻會注漢節柄長三尺毛三重以旄牛爲之詔從三尺之制皇后金冊二片依周尺長尺二寸廣五寸厚二分五釐字依數分行鐫以眞書上下有孔聯以紅縧開闔如書帙藉以紅錦褥冊盝用木飾以渾金瀝粉盤龍紅紵絲襯裏內以紅羅銷金小袱外以紅羅銷金夾袱包之五色小縧繫於外寶用金龜鈕篆文曰皇后之寶方五寸九分厚一寸七分寶池用金闊取容寶篋二一置寶一置寶池每副三重外篋用木飾以渾金瀝粉蟠龍紅紵絲襯裏中篋用金鈒蟠龍內小篋飾如外篋內置寶座四角雕蟠龍飾以渾金座上用錦褥以銷金紅羅小夾袱裹寶篋外各用紅羅銷金大夾袱覆之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有印妃用鍍金銀冊二片廣長與后同冊盝飾以渾金瀝粉蟠

鳳其印用金龜鈕尺寸與諸王寶同文曰皇妃之印匣飾以蟠鳳皇太子冊用金二片制與
皇后冊同寶用金龜鈕篆書皇太子妃冊用金兩葉重百兩
每葉高尺二寸廣五寸藉以錦褥以紅絲條墊以錦褥裹以
紅羅銷金袱其盝飾以渾金瀝粉雲鳳內有花銀釘鈒嵌金
絲鐵莞籥外以紅羅銷金袱覆之親王冊制與皇太子同寶
用金龜鈕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寶妃金冊高視太子妃冊減一寸餘制悉同公主銀冊二片鐫字鍍金藉以紅錦褥冊盝飾
以渾金瀝粉蟠螭印同宋制金龜鈕文曰某國公主之印方
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印池用金外篋用木親王世子承襲
授金冊傳用金寶世子妃印制視王妃金印龜鈕篆文曰某世子妃印郡王鍍金銀冊
鍍金銀印冊文視世子妃止有銀冊洪武初鑄中外諸司印

正一品銀印三臺方三寸四分厚一寸六部都察院在外各都司正二品銀印二臺方三寸二分厚八分餘正從二品銀印二臺方三寸一分厚七分惟衍聖公正二品三臺銀印順天應天二府正三品銀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五釐其餘正從三品俱銅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惟太僕光祿寺並在外鹽運司俱從三品銅印方減一分厚減五釐正四品從四品銅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正五品從五品銅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惟在外各州從五品銅印方減一分厚減五釐正六品從六品銅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釐七品銅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八品銅印方二寸厚二分五釐九品銅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釐未入流者銅條記闊一寸三分長

二寸五分厚二分一釐以上俱直鈕九疊篆文初雜職亦方印洪武十三年改條記凡百官之印惟文淵閣銀印直鈕方一寸七分厚六分玉箸篆文征西鎮朔平蠻諸將軍銀印虎鈕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葉篆文公侯伯及都督充總兵官曰掛印將軍征伐則命佩印以往旋師則上於朝初太祖重御史之職分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二印文曰繩愆糾謬守院御史掌其一其一藏內府有事受以出復命則納之洪武二十三年改製某道監察御史奉差者則曰巡案某處監察御史銅印直鈕有眼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八疊篆文明初賜高麗金印龜鈕方三寸文曰高麗國王之印賜安南鍍金銀印駝鈕方三寸文曰安南國王之印賜占城文曰占城國王

之印賜士蕃金印駝鈕方五寸文曰白蘭王印

論曰書契代興人事日繁上下之交互設防制自朝廷達於官府莫不有章記篆刻以爲之信至其外施於四方也或剖圭璧以爲符或斷竹木以爲節禁姦宄備禍亂其術至精且密矣然而究無以革人心之詐僞也莊周氏有激其事從而爲之說曰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夫民既流入於詐僞矣一旦欲使復還朴鄙之俗是猶逆坂而輓千鈞之車其勢豈可得哉昔之聖人預識其然是以多爲之制嚴爲之備天下後世幸賴其法制之存人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公然爲亂此則聖人之功也由秦漢以來通郵置傳使者齎尺寸之函不終朝而足

蹟及於數百里不可謂非敏且速矣然今日之士大夫猶以是爲迂緩而不足稱於是取外夷所謂電信者斤斤而慕效之其速百倍於傳郵其費亦且萬倍而不啻然天下不幸有變則彼爲之反間者不過用一夫一刃之力足以制其去留而無難吾不知機巧自炫之徒將恃何術以備之也舉天下之人是今而非古賤中國而貴夷狄舍堯舜以來數千年之法制不用而輕信夫荒誕怪幻之說以爲制勝之策是大惑也